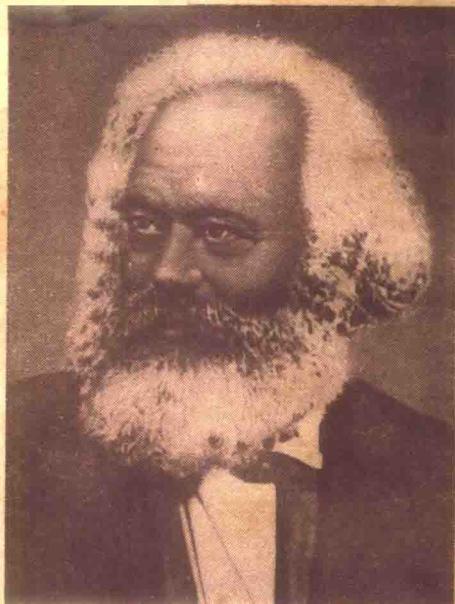


辯證唯物論諸問題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讀物

И. Н. 諾溫斯基
С. А. 彼得魯舍夫斯基
В. П. 契爾特柯夫
主編 · 祝百英等譯



屋家作書

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讀物

評證唯物論諸問題

作家書屋刊行

辯證唯物論諸問題

原書名 Вопросы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原出版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原著者 M·B·米丁院士等
譯者 祝百蓬英
出版人 姚蓬作
出版處 上海 9、延安中路六〇〇號
印 刷 者 天星久記印刷公司

定 價 二萬
出 版 年 月 一九五四年一月第一版
印 數 五〇〇一一一〇〇〇〇

譯序

本書爲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И. И. 諾溫斯基、С. А. 彼得魯舍夫斯基和 В. П. 契爾特柯夫主編的哲學論文集，由 М. Б. 米丁院士等執筆，於一九五一年由蘇聯科學院出版局出版。

本書雖分成各個專題討論，但每篇專論，正如原著「編者言」所指出的，「所研究的問題，是以各種不同的完備程度，加以分析的。」在我們所看到的近年來蘇聯所出版的哲學書籍的範圍內，在所研究的問題的深度上，在與各種面貌的資產階級思想鬥爭的尖銳程度上，本書是值得鄭重推薦給讀者的重要著作之一。

本書不僅討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而且以更大的篇幅，更重的分量，探討現代自然科學各部門的辯證唯物論原理，批判公開出現在、或祕密隱藏於這些自然科學部門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在自然科學方面，一如在社會科學方面，一向是進行着唯物論和唯心論的鬥爭，即先進的真正科學思想和反動的虛偽科學思想的尖銳鬥爭。在辯證唯物論者，宇宙間的一切是物質的，可知的，只有我們今天知識能力上所尙未知道的東西，而沒有永遠爲人所不可知道的東西。而唯心論者和形而上的唯物論者則相反，認爲宇宙的祕奧是不可知的，人的知識所能達到的界限有其一定的限度，甚至還有人荒謬到這個程度，彷彿一切物質的東西，祇是存在於我們的意識、

感覺、觀念之中的某種幻象而已。辯證唯物論者認為物質宇宙有其嚴格的客觀規律性，而唯心論者和形而上的唯物論者則硬說在廣大的現實領域中，盲目的偶然性佔完全的統治地位。形而上的自然科學家和資產階級哲學家所以宣傳這種無定論和神祕思想，並不是簡單地由於其知識的淺陋和觀念的陳舊，而是在政治上有其一定的危險目的的，即在物質世界的發展中既無不以我們的意識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性可言，則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自然也不會有無產階級必然代替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的這種客觀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了。所以，在科學思想領域內辯證唯物論和唯心論、和形而上的唯物論之不可調和的鬥爭，就是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的反映和表現。這一尖銳的思想鬥爭，在今天，在無產階級社會革命日益成為各個資產階級國家所面臨的危機的時候，在蘇聯、中國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客觀現實在全世界勞動大眾之前日益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歷史唯物論的真理性的時候，不僅表現出鬥爭幅度的寬廣性和鬥爭內容的深刻性，而且不斷獲得一個接着一個的輝煌的新勝利。正如本書的每一篇文章所證明，無產階級科學已登上為過去和現在的資產階級科學所望塵莫及的新高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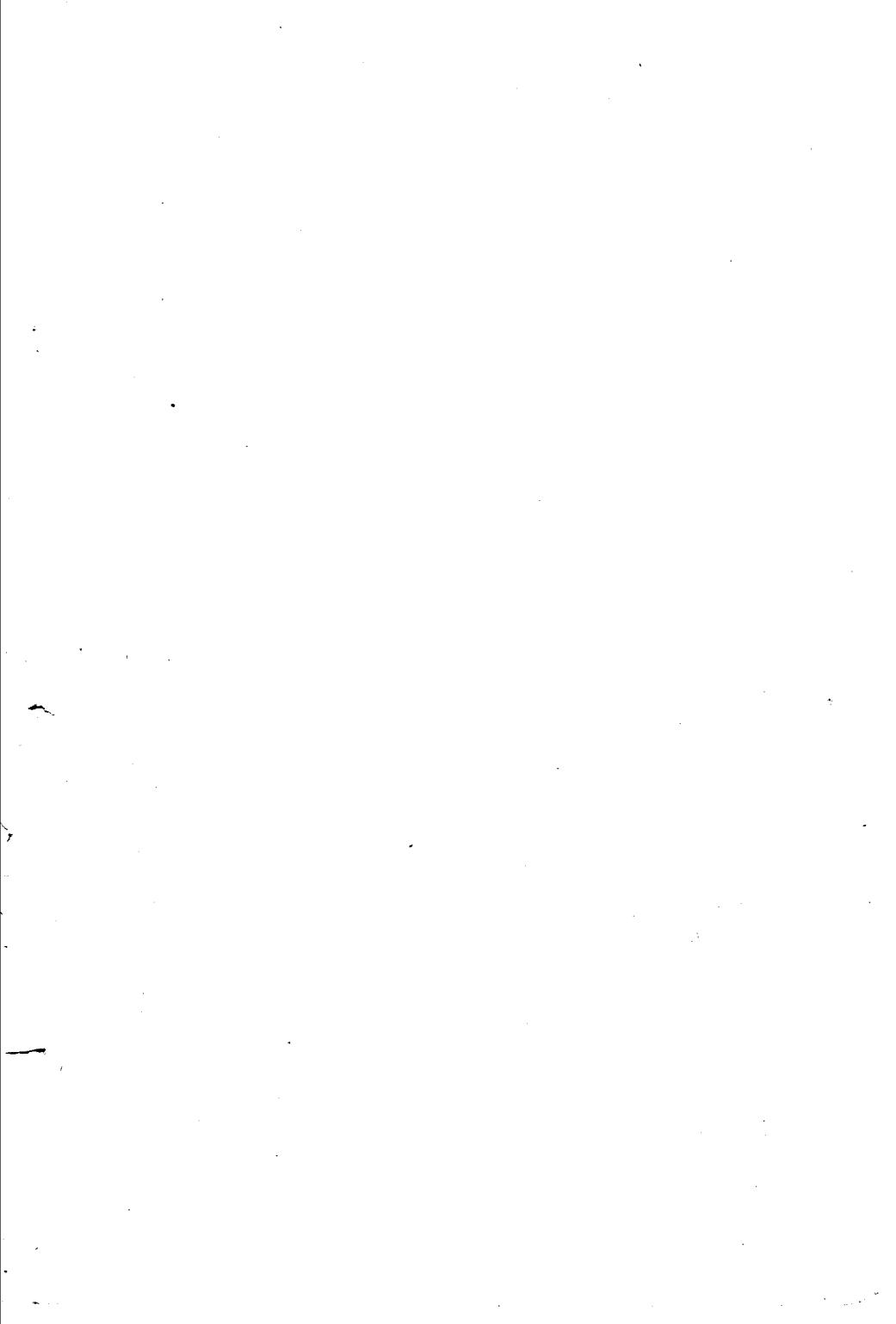
在我國，在一般知識份子、尤其上層知識份子之中，過去百餘年來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所不斷灌輸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雖然經過解放以來的各種偉大的社會改造運動，尤其是思想改造運動，而正在日益削弱下去，但並未能輕易地獲得澈底的根絕。尤其在自然科學思想方面，過去資產階級科學思想的遺毒，更有待我們加以進一步的克服。所以，我們覺得本書的中譯本的出版，對於同我國資產階級哲學思想和科學思想遺毒鬥爭的意義上，對於幫助我國知識份子的自我思想

改造的意義上，甚至在提高我們的先進科學思想水平的意義上，都有其一定作用和幫助。

由於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我國已消滅了反動的蔣介石政權和帝國主義的勢力，因而為科學、藝術和全部文化的繁榮創造了最有利的條件。但是，文化的繁榮不會自己到來的。要把可能性變為現實，尚有待於我國一切思想戰線上的戰士們，更進一步的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鑽研蘇聯的先進文化，以辯證唯物論的宇宙觀武裝自己的頭腦，同時，更以實際行動來參加祖國的文化建設。

我們翻譯本書，是以十分鄭重的態度來對待這一工作的。尤其在校訂過程中，儘可能想做到翻譯語氣上、用字用語上的前後統一性。但限於我們的能力，錯誤和不妥之處，自屬難免，希翻譯界先進人士和讀者隨時指出，使我們再版時能加以改正，俾本書成為一個較為完善的譯本。

作 約書屋編委會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



編者上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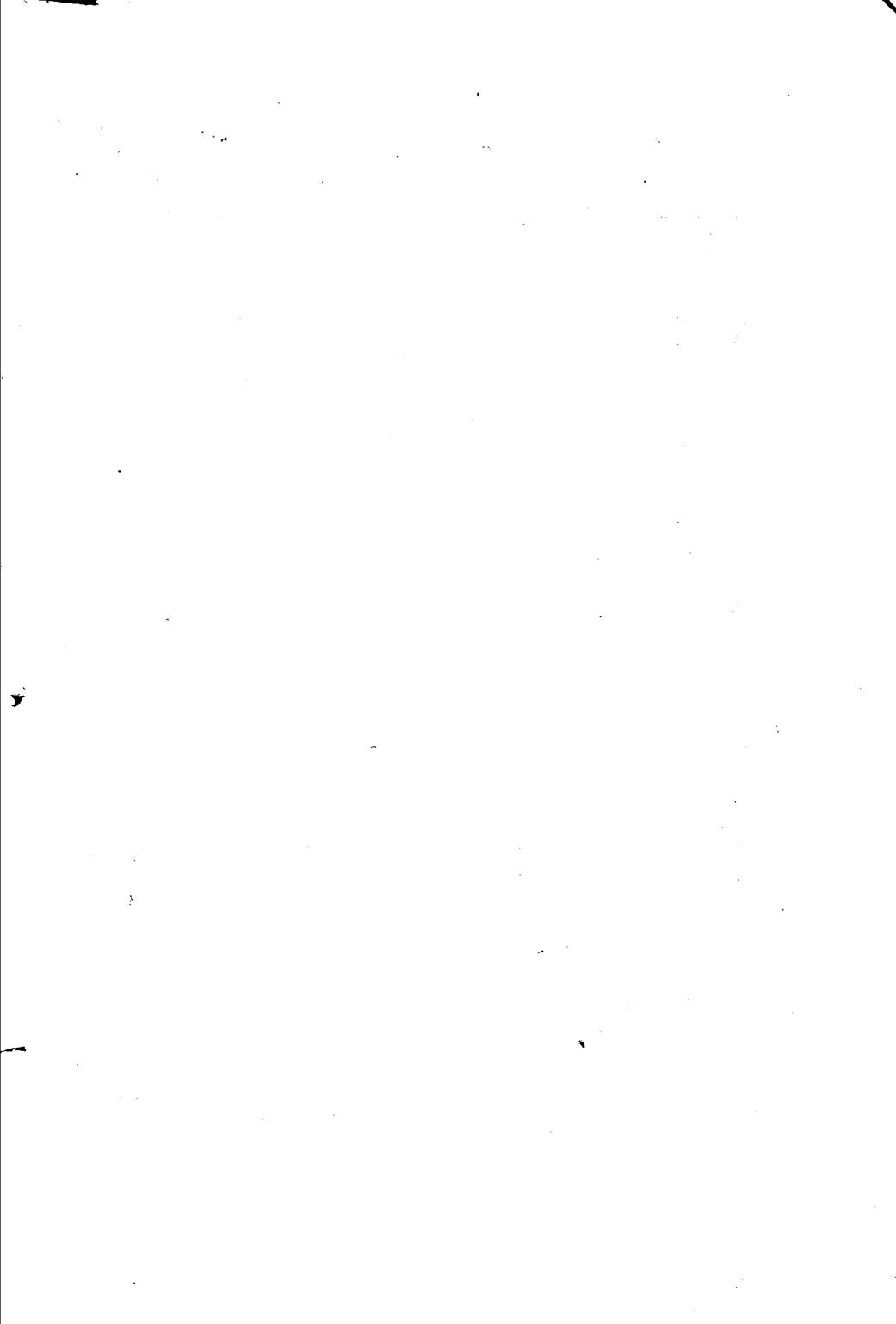
這本提請讀者注意的書，是一本論文集，闡明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的諸問題。

這些文章的作者們，於分析社會生活現象和現代自然科學時，揭示辯證唯物論的基本原理，即我黨的宇宙觀、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

在本文集中，並沒有論述到辯證唯物論的所有基本問題，不過所研究的問題，是以各種不同的完備程度，加以分析的。但是編輯方面仍舊認為，本文集對於宣傳員、高等學校教師和自修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有裨益的。

最大部分的文章，是專為本文集而寫的，並且是第一次發表。

在編成這本文集時，參加的有莫斯科及其他城市，如：基輔、斯維特洛夫斯基、塔什干、加里寧、頓河羅斯托夫的哲學工作者。



目 次

譯序 ······

編者言 ······

斯大林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寶庫中的天才新貢獻 ······ 九

斯大林論歷史事變鏈索中的基本環節 ······ 三

關於對立的統一和鬥爭之爲發展過程的內在內容問題 ······ 七三

在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唯物辯證法和認識論問題 ······ 一〇一

宇宙的物質性及其發展的規律性 ······ 一四五

現代物理學中唯物論反對唯心論的鬥爭 ······ 一七八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問題 ······ 二五

馬克思—列寧主義論真理 ······ 二八

馬克思—列寧主義論認識中的實踐作用

三三

物質與意識

二九九

列寧主義反映論中的感覺問題

三四

巴甫洛夫的學說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映論

三七

論米邱林生物學中的辯證唯物論基礎

四二

魏斯曼—莫爾根主義哲學基礎的批判

四四七

科學——偶然性的敵人

四七四

斯大林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寶庫中的天才新貢獻

斯大林同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中、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發展中的新貢獻，並標誌出真正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開端。

斯大林的卓越的新著作，不僅是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人民政治思想生活中的大事，而且也是世界上所有共產黨和工人黨政治思想生活中的大事。

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對於語言學，具有特別偉大的意義，因為這一著作，對於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進一步研究語言科學中的一切問題，奠定了基礎。斯大林的天才作品是語言學中的轉捩點；這一作品遍涉語言科學中所有最重要的問題，從確定語言質和語言性質的一般問題、語言結構及其組成因素、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的特性、及語言發展中所發生的變化開始，到語言學上許多個別專門問題為止。斯大林的著作，對於語言的全民性問題，對於民族語言、全民語言和區域方言及階級習語問題，提出明確完密的答案。在這一著作中，批評了關於語言之爲上層建築、語言的「階級性」等等不正確的虛偽的理論。

斯大林同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的作品，在語言學者前面，打開最廣泛的可能

性，以進一步有效地研究語言科學上的一切細節。

祇有注意到，斯大林的新著作是根據斯大林同志過去的天才創作而發生的，而這些創作，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向前推進到很遠很遠，並且是科學地綜合共產主義的世界經驗，——祇有這樣，才能瞭解斯大林新著作中所提出和解決語言學方面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的全部深度。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一文中，斯大林說明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哲學唯物論和唯物史觀的基本問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提高到新的高級階段。在這一天才著作中，斯大林研究關於社會物質生活諸條件問題，關於社會經濟制度問題，關於社會意識的作用，關於前進思想和政治制度，在一般社會發展中、特別是在社會革命的時代中所起的作用問題。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關於舊質狀況無爆炸地過渡到不分敵對階級的社會中的新質狀況、關於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關於必須對書呆子見解和死啃書本主義作無情的鬥爭之新原理，就是在「論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著作中所說明的觀念之進一步充實和發展。現在這一經典性的理論著作，又以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卓越的新概括來予以補充。

如果不把斯大林同志的新原理，與他對於民族問題以及特別對於語言學問題的過去的原理、觀念和主張，聯繫起來研究，則不能深刻地瞭解和推敲他關於語言學問題的新原理的，不能瞭解這些新原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中所貢獻的新進步的。祇有這樣的分析，才能够確定斯大林同志的新著作和他的過去作品間的密切邏輯關係，才能够研究出現在所提出來的新東西，才能够懂得載在斯大林同志這一著作中的內容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中的天才新貢獻。

斯大林同志對於語言問題，始終認為有重大的意義，並且加以認真的注意。早在一九〇四年寫作的早期作品「社會民主主義者如何瞭解民族問題？」一文中，在評述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綱領關於民族問題的各點時，斯大林同志就指出：「語言是發展和鬥爭的工具，」俄羅斯無產階級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的無產階級，有使用其本民族語言的全權。斯大林同志在其經典著作「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九一三年）中，說明關於民族問題的布爾什維克理論和綱領，並以俄羅斯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尖銳地對抗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派鮑威爾和倫納爾的唯心論的、修正派的民族理論。在這一著作中，對於語言問題是加以很大注意的。

當時斯大林同志曾經研究關於語言的共同性之為民族必要特徵之一的很重要的問題。在四個基本的必需的民族特徵之中，即在語言的共同性、區域的共同性、經濟生活的共同性、表現於民族文化特點的心理狀況的共同性之中，斯大林稱語言的共同性為首要的共同性。他指出，如果某一民族的所有人們沒有共同的語言，就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民族的共同性。

斯大林同志指示說，例如，如果共同語言不是每一國家所必需，則對於每一民族，共同語言却是完全必需的。因此，某一民族所有人們之有語言的共同性，是表徵民族特點的最重要原理之一。從這一點就已經可以見到，斯大林同志約在四十年以前，已經認為統一的民族語言是具有怎樣的意義。斯大林同志特別注意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時期及蘇維埃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建設時期的語言問題。

十月革命奠定我國各民族的完全平等及各民族語言的完全平等。布爾什維克黨、列寧和斯大

林，對於各種民族廣大人民羣衆所說的本民族語言，始終視作人民大眾文化發展、經濟發展和政治高潮的有力工具。因此，布爾什維克黨在其實際行動中，由於深深地尊重所有民族的權利、文化化和語言，就建立起最有利的條件，以發展這些語言的文化，以豐富並發展這些語言的本身。

斯大林同志寫道：「……千百萬人民大眾，在文化、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事業上，祇能用本民族的語言去達到繁榮。」斯大林同志還指示說：「……黨認為必須幫助我國再生的民族，使之完全自立起來，活躍並發展其本民族文化，以本民族語言發展學校、戲院及其他文化機構。……」

在蘇聯，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由於實行列寧—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結果，過去的被壓迫民族，就非常迅速的提高了自己，挺起了肩膀，以暴風雨般的速度發展了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文化。廣泛展開着語言的建立工作；為過去沒有文字的民族創造出文字和字母；在創造文學語言方面，在為許多民族編訂文法和字彙方面，曾經做了巨大的工作。我們無限廣大的國家的許多民族，祇在十月革命之後，才第一次獲得其本族文字（哈薩克人、吉爾基斯人、寧族人、愛文克人等）；在蘇維埃政權存在的時期中，曾經創出六十七種民族字母（阿凡爾、阿巴辛、土文、寧族、楚高脫等字母）。這些現象的根本意義，是非常重大的；這是表示社會主義是帶給廣大的人民羣衆，以如何良好的生氣勃勃的成就。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各民族之革命地改造為社會主義民族，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民族發展的基本規律。可是，這並不是說，它們的語言，必須作革命的改造。反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道

路的各民族原有語言的全面發展，表徵出民族社會主義改造的特點。

斯大林同志在其著作中，特別在其一九二九年出版的「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著作中，強調指出民族語言的穩固性。斯大林同志寫道：「……民族和民族語言，其特點是具有非常的穩固性，並具有抵抗同化政策的強大力量。土耳其同化者，是一切同化者中的最殘酷者，折磨殘害了巴爾幹諸民族達幾百年，但是他們不僅不能達到消滅這些民族，却不得不向其投降。沙皇俄羅斯的俄羅斯化者和德意志—普魯士的日耳曼化者，其殘酷不下於土耳其同化者，割裂並折磨波蘭民族達百年以上，又有波斯和土耳其同化者，割裂、折磨和屠殺亞美尼亞和喬治亞民族達幾百年之久，但是他們不僅不能消滅這些民族，反而也不得不向其投降。」^① 斯大林同志強調民族語言抵抗統治民族對被壓迫民族所常常推行的同化政策的非常穩固性和巨大力量。

斯大林同志提出並且制訂出在蘇維埃制度下民族和民族文化發展的性質之最重要的原理。他表述著名的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蘇聯民族文化發展的原理。斯大林同志說：「……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是社會主義內容和民族形式的民族文化繁榮時期。」^② 斯大林同志批評民族問題方面的偏向派時，指出「他們顯然不懂得，民族文化的發展，是應當以推行和奠定用民族語言的義務初級教育的方法，以新的力量發展之。」^③

①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三四七—三四八頁。

② 「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六八頁。

③ 「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六八頁。

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中的馬克思主義問題的新著作，不僅是天才地進一步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而且同時還是在語言科學發展中、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進一步發展中所作的天才的新的一步。這裏還必須指出，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中馬克思主義問題的著作，是由於蘇維埃語言學發展上成熟的要求所引起的。因而應當注意下列各點。

第一，發現語言學遠落在社會主義建設要求、落在共產主義建設時期中語言科學所面臨的任務之後，在向這方面知識提出特別高度要求之時，這一科學却表現停滯不進。要知道就在目前，在我國共產主義建設正在進行之時，各民族的創造力正在蓬勃發展之時，在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文化正在蘇聯蓬勃繁榮之時，成爲科學的語言學的落後，是阻擋我國語言建設前進的障礙物，並且使語言建設上的巨大經驗沒有正確概括的可能。

第二，在蘇維埃語言學中流行着不正確的、錯誤的馬爾理論，它庸俗地歪曲馬克思主義；這種理論，實際上是歸結到否定研究語言的民族獨立性、語言的民族性質的特異性、連同偉大俄羅斯語言的歷史和民族獨立性的必要性；這種理論的特點，又在於輕視文法在語言中的作用，因此就阻礙在中小學中以及大學中，安排正確的語言學的研究。

最後，第三，就是在語言學機關中所形成的不可容忍的制度，不保證正常條件以發揚青年科學力量的制度，赤裸裸的命令主義、忘却批評和自我批評、對於僅僅想要批評馬爾的「語言新學說」或其信徒的人們採取不擇手段的組織措施的制度。斯大林同志稱這種制度爲軍閥式的統治制度。